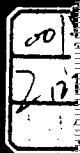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錢忠介公集卷二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正氣堂集二

序

公緒上人詩序

詩之爲教原本於情故或託物以寄懷或感時而發詠
情舒暢者有和平之響危苦者多嗷殺之音留連往什
靡不繇之若乃逃虛耽寂棄智捐名離而親朋塊然介

立不情孰甚焉夫木含風而籟遠水激石而韻幽木石
無情猶天靈中動翔趣外泱釋氏空寂更乃過之寧當
鼓暖氣於溼灰吹靈液於涸澤乎余謂天下惟學佛最
眞者用情亦最眞何以言之夫人一身毒藥腐其腸胃
已斧伐其骨髓榮華利祿與日刃剜愛憎喜怒與日煎
爍金注而瓦擲之暴殄甚矣而釋氏子獨曠然高寄欲
使千年幻殼不墮沈淪一片空明永昭塵劫以知無情
之爲情也至矣但從來衣鉢之傳所謂逍遙雙樹之下
唱說祇園之內者其於詩教有取乎未也若夫高人晦

迹於緇流逸士遁名於什部振策鳴魚無關妙理折花
贈草總寄禪心則當時篇什所載名僧題詠與學士大
夫竝堪不朽余邑公緒上人生長右族厭薄豪華一旦
拂衣入山丙子歲余始識公緒於長興之古寺見罨畫
溪詩推爲獨步不知其製雲霞而標勝羅山水於襟袖
者蓋已匪且匪今也公緒集其詩將以行世而囑余爲
之序余恐世之不解事者疑爲吟詠之義非清淨所宜
不應已入空門復耽情玩也故余作有情之說以勝之
至於禪之不礙於詩則讀詩者自得之而詩之可以爲

禪其理是一是二則余更欲過禪扉而一扣探妙論於
蹄筌矣

房稿二雅序

雅者正也言王政興廢之端也古天子命太史陳詩以
觀民風其繫於王者皆謂之雅兼之正變以別盛衰降
及後世歌謠之職不備太師斯事遂廢然三年大司徒
一進士士子出其匣中藏以行世其曩時匡坐而爲之
者大抵與政治之得失相參則歌謠之意猶有存者故
文章者士子之心氣爲之士子之心氣則國家之運數

爲之也今天子明聖中外之吏奉職循理明詔諸儒生
議論咸依典故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弗竝進士子心氣
光昌盡樂去奇表而崇正道流覽篇章多廣大清明之
象以云雅不亦確乎雖然雅之難言也久矣聞古樂而
思寐聽鄭聲而忘疲漢武郊廟樂章悉雜歌謠頗非雅
什唐時有胡部坐俗部立之分而樂工肄業坐技不通
然後發爲立部立部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則雅音者二
累之下也夫玄微之響澹漠而難求繁會之音靡麗而
可悅其引人愈近其去古彌遠文章一道浸淫遷失亦

復如是正之不能不變也時也勢也詩有大小二雅二雅之中皆有正變而孔穎達爲之疏曰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正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所以執彼舊章繩此新失冀其尙遵正道故聖人哀而錄之曰是其中有大不得已者今天子明聖政事未有所流失也而水旱盜賊四起以困堯湯諸君子感憤憂時或故盛其才氣以發揚其羣羣之思則心氣與運會亦有相激使然者以知諸君子之

所爲亦無甚樂乎此也尊其正者以樹之式而錄其變
者以待其歸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是則余與浦子
兄弟之意也夫

海內人文序

代張炤作

士人操三寸之管以進退天下士毋僭毋濫有春秋之
法焉雖然因乎出入而有主奴因乎取舍而有榮辱界
際太明則籬藩天地崖岸太峻則躑躅羊豕怨之所生
謗之所起文章之禍將自此起吾家受于何苦而事此
余謂受于秉性醇固以至孝聞海內碩儒巨公皆願走

千里定交其所謂虎嘯生風山傾鐘應神氣之感皆於
未有文字之先故其操選政也策天下偉人傑士於尺
幅中其閒山川之險夷風俗之奢儉士人之躁靜悲愉
皆於此見之而受于率其同志時以進退之意微寓其
灑濯淘汰之權而與之登進乎高明受于之所主天下
不得而奴受于之所榮天下不得而辱也又不僅是昔
孔明治蜀廢亦知恩太邱爲長盜自知愧無他至性相
感也炤以受于之至性而被辱者猶以爲榮蒙非者不
矜其是矜憤不立怨謗何生乎本之忠孝以生文章本

它文章以厲風俗受于方將伯仲海內把臂出山佐聖
天子興孝同文之治直爲是衰世之慮乎哉

鏡湖大社序

昔者皇甫士安嘗爲三都作序矣序成而三都貴雒陽
假令當其時無皇甫士安之序彼左太沖十年中廁溷
牆壁皆置筆硯探奇選奧者將不得發穎摩光載其精
魄已耶卽陸士衡偶有傖父之目假令見太沖之文其
肯矜懷僻畸護惜前過終於覆瓿已乎又假太沖之文
禿屑枯槁強號作家士安曲筆佞舌引而進之則今綴

文之家其牴牾訐詰字凜於史官而法嚴於獄吏不識天下後世之人何以能恕皇甫士安也匪直恕皇甫士安而已并令天下後世之人皆曲筆佞舌以相贊助其故何哉太沖之文自足以貴雒陽而曰必序乃傳者此則食聲者之誤也吾社友張子世調服膺古訓湛深經術恥以諛詞棘句追騁時尙故能力追乎先聖之闡奧而陳子嬰如則其先以文章正直顯於時而嬰如復起而光大之立言匠意以理隲楷故讀其文莊莊乎其士君子也簡鏡所歸聲氣攸集爰有鏡湖大社之刻而問

序於余余自分有不堪序者三藐然小吏聲望素出人下若欲強之是猶望汗垓以雲霞之觀而責屈蠖以風雨之勢其不堪一也四載病魔以藥餌爲梁肉以鍼砭爲巾帶每出一語則噦喀瑟縮淺俚可醜譬如村夫野老登明堂之中蹙足卷舌不能贊一言其不堪二也又同社中非我兄弟則其親若友也妄立軒輊標示風尙人將曰衣飾又其甚者則曰標榜非惟不堪且不敢也故余以爲同社兄弟之文其於經史苞蘊若形之與影無剝割烹煉之患其於聖賢語脈若父之與子無叛逆

篡亂之患是所謂不必序而傳者也其不必序而傳也者則元微之白樂天之詩馬走牛童皆爲謳頌則余也敬從其後矣其必序而傳也者則當今開設門牖主張後進所謂玄晏先生者自在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則臥子先生其人也余將以意爲舟以神爲櫓以尺牘爲風帆爲同社歌蒹葭而送之矣

觀德社序

天下事果不可以人力爲也則吾欲使天下之人盡鑿手而跛足苟非然也農者食於耕婦者衣於桑不曰歲

大困簡棄二功吾有手足等諸變跋也而必治之曷以
故今天下非無事矣彼方眈眈我則晏晏我其變跋之
人乎哉非是而袖手卻步必以天下事非人力所可爲
而以爲之者非我輩事也昔杜牧之注孫武子自言年
十六時見盜賊起圖之二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殷
殷焉聲震朝廷使將兵行誅則必武健而擊刺者其士
大夫行列進退嬉笑如平時不爲怪辱非當辱不辱以
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嗟乎今日人情去古人猶
不甚遠哉南郊爲受先先生仁里近新建壯繆侯祠祠

之內朔望集耆老講論六諭聽者喟然興善祠之外去
演武場不數武諸君子則鳩集同志每月較射課殿最
名曰觀德噫其神貺與語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
天地四方父母之志也然則簡逸手足置弓矢弗道者
其人竟可名爲不孝噫諸君子此舉其觀感於鄉約者
深與余以爲射固我輩事也古人祭祀以射飲酒以射
厥罔或廢則射也者猶農之耒猶女之桑也今事急而
後求之烘樞以待炊而農夫始治其錢鏹結鶉以待衣
而女子始治其傾筐以云救不亦晚乎然天下方有事

人皆袖手卻步而二三君子獨慨然發憤以自解其寧
跛之恥且手持不仁之器而大之以復古之名曰觀德
不尙功也手與之習而心與之忘他日有事賦無衣而
歌同仇舍是將安取吾是以知天下事之果可以人力
爲也諸君子其尙張爾弓挾爾矢若書在軸若管在囊
視若等夷勿婦女其顏勿壯士其態合於中正之鵠矣
夫射固我輩事也余雖不德願一憑軾而觀之

景烈婦傳序

嗟乎節烈之事今世置不道矣其自學士大夫齒髮危

秀之士無事輒忸怩小利遇禍患則掉臂去狼狽以求免雖其父子君臣朋友之間不管若陌路然者大抵無慮徧當世矣而其明理義識生死引分自裁從容就義者乃反出閨閣之彥豈天良之有獨鍾與抑天固鍾之俾以一婦人風厲無窮也夫草野之間下里單寒之族意有所結感慨而自盡不遇清修自好之士姓氏弗揚同歸煨燼何可勝數以余所聞景烈婦秋霜皎日之操性與人殊其得天也厚矣淚垂一綫貞竝五祠其踞地也優矣死之日二三君子寧其遺芳誦言於余方將上